

cmchao / July 26, 2017 12:52PM

[【投書】曹郁美：李泰祥，一個天真的靈魂](#)

【投書】曹郁美：李泰祥，一個天真的靈魂

2017/07/25

作者：曹郁美

作者提供。

李泰祥過世時，他的好友、中研院民族所的退休研究員丘延亮，寫了一篇〈給泰祥，亂世中最天真的靈魂〉追悼他，筆者忍不住借用「天真的靈魂」一詞作為本文標題，謹向丘教授致謝。

李泰祥是台東阿美族的馬蘭人，然而我們對李泰祥的印象卻是文藝青年、菁英份子。原因是李家很早就搬遷至台北，小泰祥就讀國語實小，與自己的家鄉是有隔閡的。他從小喜愛美術，雖因課業差、考試抱蛋、到了三年級還聽不懂國語，狀況連連，被老師評為「低能兒」。但他的畫作屢屢得獎，不但老師另眼相看，也促使這孩子立志當畫家。

一天，他發現爸爸有把小提琴，心想：「山胞打獵用的是山刀與弓箭，家裡怎麼會有這玩意兒？」便拿起來試拉，立馬愛上了音樂。爸爸一瞧這孩子可堪造就，就把提琴送給他。從此以後小泰祥如魚得水，悠遊於繪畫、音樂之中。

■ 從畫筆到音樂之路

後來為何棄「畫」就「樂」？是為了一位心儀的、學鋼琴的女孩。李泰祥在國立藝專音樂科拚命地練習小提琴，就是為了親近她。然而女孩轉赴日本學琴，這段莫名奇妙的暗戀跟著結束，但也讓李泰祥奠定了音樂根基。在校內他頗受許常惠教授的賞識，在校外則擔任小提琴首席，故而性格上睥睨一切。誰知他馬失前蹄，在一次小提琴競賽中失利，他嚷嚷著「以後不拉小提琴了。」

許常惠對他說：「你把貝多芬拉成李泰祥了。你有強烈的音樂主張及個人意志，不適合當演奏家，我看你可以當作曲家。聽說你是高山同胞，為什麼不把高山音樂寫出來讓人演奏？」一語驚醒夢中人，從此李泰祥走向創作、編寫之路。

由於許常惠的影響，李泰祥開始關注民族音樂。但他有兩個疑惑：第一，中國未來的音樂，全都是五聲音階這種小調嗎？尤其是他由美國充電回來，受到莫大衝擊，這種感覺更加強烈，認為應該尋找新方向了。第二，做了那麼久的實驗音樂和現代音樂，總是距離人群太遠，是不是該走向大眾了？

基於以上二點思索，李泰祥付諸行動，於1977年前後交出兩張有聲專輯，一是大型管絃樂團的演奏專輯《鄉》，一是齊豫的演唱專輯《橄欖樹》，由新格唱片發行，在口碑與銷售上都打了漂亮的一仗。

■ 曲高和寡的無人之境

《鄉》蒐羅了〈馬車夫之戀〉、〈一根扁擔〉、〈天黑黑〉、〈恆春民謠〉等中國、台灣民謠，曲風由原來的鄉土氣息變身為古典精緻的音樂。由於李泰祥擅長小提琴，因此他常以弦樂為基調，再依內容加入大小樂器，有時豪壯澎湃，有時婉轉依人。

不過他的純音樂創作可沒有這樣可親，他畢竟是學院出身，「曲高和寡」、「聽不懂」是經常得到的評價。例如〈雨．禪．西門町〉在發表之後有人說無聊，有人說大膽。〈龍舞〉呢，竟然有人說好恐怖哦！至於〈還緣〉得到的反應則是「一群現代鬼在演鬼」。我們到底該如何評價他？「古殿樂藏」創辦人王信凱說過一段話：「李泰祥作品真的有特色，有著自己所追求的境界，創造出一個空間，一個無人曾踏進之境……。」想想，「無人之境」是何等境界？

■ 〈橄欖樹〉的故事

一曲〈橄欖樹〉讓李泰祥與齊豫一鳴驚人，事情是這樣的：作家三毛以〈小毛驢〉為題寫了詩，有中、英二個版本，李泰祥找來楊祖珺唱中文版。楊祖珺瞧了瞧拒絕了，因為她唱歌的感情與歌詞息息相關，對於本曲詞意她實在無法起共鳴。過些時候，李泰祥又找了她，提議修改成她喜歡的樣式。再後來有葉蓓文唱了英文版，出版在《春天的浮雕》專輯中。茲把同一段歌詞對照如下：

三毛原版〈小毛驢〉：「為了天空的小鳥，為了小毛驢，為了西班牙的姑娘，為了西班牙的大眼睛，流浪遠方……」

楊祖珺修改的〈橄欖樹〉：「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，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，為了寬闊的草原，流浪遠方……」

葉蒨文的英文版〈The Olive Tree〉：「For The little bird free I wander, for the meadow green and wide, for the mountain high and blue, I wander, wander so far……」

葉蒨文的〈The Olive Tree〉

據說三毛對修改版不以為然，她說：「如果流浪只是為了看天空飛翔的小鳥和大草原，那就不必去流浪也罷。」因此可這樣說：三毛的原版充滿西班牙風情，祖珺的修改版富有浪漫氣息。至於英文版，那個「小毛驢」不見了，應該是改過的。誰改的？其原貌如何？隨著三毛、李泰祥皆已逝，此事愈來愈難查證了。還有，網路上流傳著「三毛之原詩是英文，由楊祖珺譯成中文」是大謬，祖珺告訴我根本沒這回事。

以後楊祖珺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的「傳統與展望」演唱會、台中中興堂、校園演唱會上相繼唱了這首〈橄欖樹〉，換句話說楊祖珺是首唱者。後來由齊豫重唱，成為屠忠訓指導的《歡顏》之電影插曲，再收於齊豫的首張專輯中。

李泰祥的歌一向不好唱，但他與齊豫幾乎是「天作之合」。他如何評價她？1982年李泰祥在《婦女雜誌》的讀者餐會發表演講時說：「〈橄欖樹〉是一種象徵，據說在希臘，它代表理想、夢、美麗的事物。」「我要求齊豫很嚴謹，除了樂句上要注意到說話性以外，還要注意內在的表達。」基於這種完美的要求，李泰祥與齊豫共同完成的〈一條日光大道〉、〈你是我所有的回憶〉、〈祝福〉、〈菊歎〉、〈有一個人〉等皆成了經典。

齊豫的〈橄欖樹〉

不過我們要慶幸齊豫與李泰祥的分道揚鑣，她自從投入滾石的懷抱後，一個嶄新的齊豫誕生了。從英文歌曲專輯到〈夢田〉、〈七點鐘〉、〈船歌〉，我們多少都能哼上幾句。以前齊豫唱「李氏之歌」，空靈唯美彷彿天女下凡，但與人是有距離的。再說，李泰祥把鄭愁予的名作〈錯誤〉譜曲並親自演唱，很美的一首歌，問題是……你「記憶」得起來嗎？

這不是說「通俗」才好、「精緻」太唱高調，而是說既然把某一產物置入市場機制裡，就要讓它熱絡起來，否則陳義過高、知音者希、孤芳自賞又有何意義？這也是李泰祥的許多純音樂創作束之高閣、沒有出版的原因，因為沒有出版商敢承接啊。

李泰祥的〈錯誤〉

■ 天真靈魂的晚年

「維基百科」陳述李泰祥時有這麼幾句話：「李泰祥雖曾以〈橄欖樹〉等歌曲受到歡迎，但因過去賣斷版權，分不到版稅，晚年經濟困頓……」筆者深不以為然。

據我所知新格唱片是當年率先實施版稅制度的，李泰祥絕對分到不少，但是誠如丘延亮教授在紀念文章所述：「在我們一幫朋友裡，李泰祥是最能賺錢的，因為他作曲快、創作品質穩定，電影配樂、廣告歌、流行音樂創作都能掌握，台灣有陣子90%的廣告曲都是他寫的。然而他也是個花錢如流水的人……」

這就是了，花錢如流水、能生財卻不能守財、不懂得控制預算，再多的錢也會告罄。舉例來說，當他接受委託製作音樂時，因自我要求太高一再重來，預算早已超支也不理會，結果錄音完成交卷了，他反倒欠人家一筆錢。依種種事例看來，還能說「因為業者在版稅上虧欠他」嗎？如果要說「虧欠」，那麼陳志遠、陳揚為何無此問題？

提及李泰祥的婚姻，丘先生這樣說：「婚後的李泰祥在情感上仍然不羈，對許壽美也不夠貼心，許壽美懷孕至分娩時，甚至是自己騎腳踏車到醫院生小孩的。後來李泰祥和許壽美離婚，我們一幫老友非常不諒解，彼此一度有隔閡。」啊，自己騎腳踏車到醫院生小孩？這樣的老公是不是太脫線了？丘先生稱李泰祥為「天真的靈魂」還真貼切呢。

然而這位具有影響力的音樂大師卻在最後20餘年飽受帕金森氏症折磨，滿腔抱負施展有限，最後一年在安寧病房度過。李老師泰祥，身在天國的您現在可以寵辱皆忘、心無罣礙地創作了。

(作者為東吳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、前金韻獎資深企畫)
